



鼎鼎大名的江苏酒家也将面临拆迁的命运

江苏酒家 建康路16号

京苏大菜随金陵厨王而“逝”

42年前的喜宴

听说江苏酒家要拆了,“老城南”王老先生和七个老邻居合计着到江苏酒家撮一顿。下午5点,酒家刚开门,还没有其他客人,王老一行聚在饭店的大厅。这顿饭用南京话叫“抬石头”,年轻人称AA制。八个人,仔细研究了一下菜单,点了十八个菜。明知道吃不完,还是多点了些,每个菜都再尝一回。怀旧是这顿饭的主题。

“我结婚快42年了。江苏酒家对我有特殊的意义。1967年5月1日,我在这边办过一桌喜酒。当时一桌酒席16块钱,一瓶洋河1块1毛7分。在当时,能在江苏酒家办桌酒是件时髦的事。”当时,王老刚从部队转业回南京,结婚家里没人有空忙活,就在这里订了一桌,宴请了双方的亲戚。“结婚是大事,得对得起女方,所以找了个当时南京数一数二的饭店,在当时,这里就相当于如今的金陵饭店了。”

那桌喜宴,王老一直念念不忘。“一共是16个菜,四冷四热四炒四烧,饭店送了一个汤。有个烧菜叫全家福,用大胖子砂锅装的,里面有肉圆子、鱼圆子、虾、鱼。基本饭店有的菜,全家福里都会有点。当时,一个全家福三块钱一份,很多老南京人都吃过。”

“时代不一样了,现在流行

溯到1946年,原来在状元境口,叫邵复兴餐馆,两层小楼。后来店面嫌小,才搬到建康路来。1973年改名叫江苏酒家的。大老板姓邵,复兴寓意复兴传统江苏菜。”“早吃刘长兴,中吃邵复兴,晚吃老正兴”曾是南京城风靡一时的食谚。

原店面不大,却有很多有名的厨师,炉灶师傅田文富、案板名师吴金生、冷碟工匠高长海、点心状元尹长贵等。厨师到底有多有名,老南京刘国云给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,“现在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,大都冲着演员去的。那时人们去饭馆吃饭,大都冲着厨师去的。”

最有名的厨师当属胡长龄,“并没有厨艺比拼之类的竞赛,人们自然而然地把‘金陵厨王’的封号给了胡老。”刘国云告诉记者。

根据记载,民国时期,胡长龄曾用“鱼翅烤鸭席”招待过张学良、林森等国民政府高官,深得赞誉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品尝胡长龄的美食后,第二天让秘书专程送来一幅“香香”草书。可见胡长龄在当时上流社会享有很高声誉。

江苏省烹饪协会副秘书长朱宝鼎与这位金陵厨王有着28年的不解之缘。1975年,朱宝鼎插队回来,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南京市饮食公司。

朱宝鼎是当时南京饮食公司第一期烹饪培训班的学员,胡长龄则是这个培训班的发起人和组织者。第一次见面,首期培训班的52人在新街口的公司门口集中,在胡长龄的带领下,排着队步行来到了位于三山街的江苏酒家。师傅的高超技艺是朱宝鼎亲眼所见的:“那个时候南京人都知道胡长龄,有人来就是专门来请他烧菜。”

朱宝鼎在南京旅游手册,京苏大菜受到了来自广东、上海、四川、东北及新杭帮菜的猛烈冲击。有一件事情一直让老南京刘国云耿耿于怀。2000年前后,川菜在南京流行。2000年的6月,南京四川酒家一派盛装,酒店挂出了条幅:金陵厨王与川菜掌门对擂。这边,“金陵厨王”胡长龄已年过九旬,那边,“川菜掌门”史正良刚五十出头。这边的徒弟50多岁,那边的徒弟都是小伙子,那个条幅在刘国云看来,有些刺眼:“怎么说是对擂,最多只能算是切磋。”

京苏大菜的辉煌与暗淡

吴锁宝是江苏酒家的厨师长。从1979年到这里学厨算起,他已经在这里呆了30年了。“刚来的时候,江苏酒家一到三楼就是餐厅。一进门的地方,是直通屋顶的,一层到三层没有隔开,可以看到天空,窗帘拉开,屋子里很亮堂。”

“炖生敲、芙蓉鸡片、桂花盐水鸭、清蒸狮子头、清炖鸭孚、黄焖鸡孚、叉烤酥方、松子熏肉、兰花肉、桂花虾饼、龙戏珠、彩色鱼贯、贵妃鸡翅、香炸云吞……”吴锁宝一口气报了很长的京苏大菜单,这些菜名老南京并不陌生。

“那时在江苏酒家点外卖的话,都是先在柜台买号头,号头是用火烫的字,下面标有价格。客人把号头直接送到厨房给厨师。一来二往,厨师和老客熟悉了,有时就多抓些配菜,反正有的菜隔夜也浪费了。”

出租桌椅和餐具也是江苏酒家首创的。“以前,老南京大部分还是在家办酒席的,在大家观念里,去饭店办酒席有点不上‘牌名’。没有地方,可以邻郊租借地方。没有厨师,可以到江苏酒家请厨师。没有餐具、桌椅,可以到江苏酒家租。经常有板车到江苏酒家拉餐具,也有开解放或跃进来拉餐具的。每每遇到开车来借餐具的,店里的工作人员总免不了感慨,这家真牛。”刘国云说,七十年代以后,瓷器店也开始搬回江苏酒家,挂个牌子,出租餐具。

已经在江苏酒家工作了三十年的厨师长吴锁宝,对老字号自然有感情。“上世纪70年代是江苏酒家辉煌的时期。1985年前后,江苏酒家辟出了包厢,取名‘秦淮厅’、‘中华厅’、‘雨花厅’等。这在南京都是先例。”如今酒家的内部格局已经几次翻新装潢。大堂有根雕作品,都是80年代装潢时布置的。吴锁宝领记者看了看现在的包厢。原先三层都做餐饮的,现在只有一楼和二楼还在经营餐饮。包间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,包厢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。吴锁宝领记者看了看现在的包厢。原先三层都做餐饮的,现在只有一楼和二楼还在经营餐饮。包间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,包厢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。

如此有名的“炖生敲”,除了上了年纪的老人知道外,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。“世界上有两大菜——法国大菜和中国大菜,中国大菜在江苏、江苏大菜在南京,而南京大菜则在‘京苏帮’。”刘国云说得很有理,却隐藏着不现实尴尬。如今,翻开南京的南京旅游手册,京苏大菜不见踪影。秦淮小吃、南京盐水鸭,在外地人看来,这两样就能统领南京饮食文化了。

吃海鲜,可在当时一份全家福就是高档菜了。”王老说。

“我们9个人是老邻居,从小就认识了。以前我们家就在这儿附近,后来拆迁又安置到了一个小区。江苏酒家有好长时间没来了,这次来,是因为听说要拆了,来怀旧。”服务员将菜一一端上来,王老他们一边吃着,一边对比着记忆里的味道。“全家福没有以前多了,碗小多了,以前一碗满满当当;这蟹粉的味道比较对,就是这个味儿。”

“金陵厨王”的招牌

江苏酒家的历史可以追

曾经的时髦不再

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老南京谁家来了客人,去江苏酒家烧两个菜回去是一种时髦。全家福是点得最多的一个菜。因为它品种多,饭店有的配菜,厨师都抓上点丢在汤里面。”刘国云记得很清楚,有阵子,经常可以看到客人带着钢精锅到江苏酒家买全家福。

“那时在江苏酒家点外卖的话,都是先在柜台买号头,号头是用火烫的字,下面标有价格。客人把号头直接送到厨房给厨师。一来二往,厨师和老客熟悉了,有时就多抓些配菜,反正有的菜隔夜也浪费了。”

出租桌椅和餐具也是江苏酒家首创的。“以前,老南京大部分还是在家办酒席的,在大家观念里,去饭店办酒席有点不上‘牌名’。没有地方,可以邻郊租借地方。没有厨师,可以到江苏酒家请厨师。没有餐具、桌椅,可以到江苏酒家租。经常有板车到江苏酒家拉餐具,也有开解放或跃进来拉餐具的。每每遇到开车来借餐具的,店里的工作人员总免不了感慨,这家真牛。”刘国云说,七十年代以后,瓷器店也开始搬回江苏酒家,挂个牌子,出租餐具。

已经在江苏酒家工作了三十年的厨师长吴锁宝,对老字号自然有感情。“上世纪70年代是江苏酒家辉煌的时期。1985年前后,江苏酒家辟出了包厢,取名‘秦淮厅’、‘中华厅’、‘雨花厅’等。这在南京都是先例。”如今酒家的内部格局已经几次翻新装潢。大堂有根雕作品,都是80年代装潢时布置的。吴锁宝领记者看了看现在的包厢。原先三层都做餐饮的,现在只有一楼和二楼还在经营餐饮。包间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,包厢局促地藏在二楼的角落。

如此有名的“炖生敲”,除了上了年纪的老人知道外,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。“世界上有两大菜——法国大菜和中国大菜,中国大菜在江苏、江苏大菜在南京,而南京大菜则在‘京苏帮’。”刘国云说得很有理,却隐藏着不现实尴尬。如今,翻开南京的南京旅游手册,京苏大菜不见踪影。秦淮小吃、南京盐水鸭,在外地人看来,这两样就能统领南京饮食文化了。

“我们现在的场地,婚宴做不起来。酒家就挨着马路人行道,新人在门口迎宾,怎么站?现在大点的饭店,都可以停车,我们取钱没地方啦?”“拆迁以后,还找到新地方啦?”“还没呢,‘字刚上墙。”这样的对话,这个月来成了剪刀店常见的“问候语”。



随着拆迁进程的推进,张小泉剪刀店、三聚鞋帽、三新池、天福布店这些老字号将只能在照片中看到它们的旧影

三聚鞋帽 建康路10号 过道夹缝中生存的老鞋店

老南京有这样一歇后语:三聚的鞋店——老样。说的就是“三聚”鞋子做得好,历史悠久,他们生产的鞋子自然是“老样”,当年的“三聚鞋店”,是南京做鞋最好的鞋坊。

在挂着建康路10号的逼仄巷道里,薛冰一眼看到了三聚鞋帽。“这个是老字号不会错。以前,我们到三聚买过鞋子,门面比较大,亮堂堂的,鞋子很不错。”但记者发现,在一块很不显眼的招牌下,三聚鞋帽紧贴着靠西的一面墙上,根本不是一个门面房。在这里苦心经营的是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老人,他叫李宏道。老人今年65

岁,已经经营三聚20多年。“三聚原来是在马路对面,它最开始的老板姓刘。刘老后来自己老了,于1989年和我一起到工商局,把三聚无偿转让给了我。当时,刘老交待我,无论如何一定要把‘三聚’延续下去,三聚以诚为信,质量第一,绝对不能做欺诈骗客的事情。20多年来,我一直坚守刘老的这个理念。”李宏道说,当年刘老之所以把三聚这个“香火”留给他,是因为李宏道的父亲是三聚的供货商,“我父亲做的鞋子质量相当好,先在油里泡,而后打蜡,这样鞋子不容易腐烂。”

现在,李宏道的父亲已经

去世,李宏道和小姨子坚守着朋友留下的这个金字招牌。李宏道苦笑说,“三聚”原本的店面在街对面,由于对面拆迁,于是转移到了这个小巷,其实也是勉力支撑。巷道每个月交租金60元,采光顾的基本上是老南京。“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,冬天,穿堂风吹过来,抹布一下变成了冰块。老街要拆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办,一些老客纷纷过来要名片,要是我们重新开张,他们一定来光顾。”说起拆迁,李宏道眼睛红了,他说,这些天自己一下苍老了很多,胡子不断冒出来也懒得打理了。

天福布店 建康路42号 最后一个经营者也要失业了

“我记得这条街上还有一个天福布店?在哪呀?怎么找不见。”在薛冰的印象中,天福布店里的布质量相当不错。经过一番寻找,好不容易在一大堆的门面房找到了“天福布店”的字样。一脚跨进去,薛夫人连忙掏出相机拍照起来。薛冰则站在门外,细品这个这个门面房,说,这个也是民国建筑,“不过印象中的老‘天福’应该在西边,那是一栋三层中西合璧式建筑,有别于一般店面。门前并无橱窗,高大门厅犹如官府。屋顶并加建一圆亭,成为当时三山街地标式建筑。抗战前瑞丰和毁于火灾,其后,天福可谓独占南京棉布业龙头地位。”

布店内,并不忙,各式布

摆满了,店内摆了两台缝纫机。王女士是天福布店的主人,她告诉记者:“老天福在建康路8号,但后来,天福生存不下去了,就散伙了。老天福的房子也租给了别人。我是老天福的最后一个员工了。”王女士说,自己16岁在商校读书,17岁进天福布店实习,一年后转正成了正式工。

“很多老南京到知道天福布店,每逢过年过节,好多南京的市市民都会去店里买做新衣服。”薛冰回忆说。

王女士说,天福布店以前生意好的时候,大家都排队来买,这么多年了,自己接手“天福”后,布料的单价并没有变。“我租的是老人民照相馆的房子,每年7万元,因为店

名是天福布店,老南京都会来光顾。”说起老天福,王女士说,“那时面积可大了,有好几百平方米,而且什么布料都有;天福绸布店始创于1922年,最盛的时候,从远处就能看到“天福”的光彩形象。店内棉布、绸缎,应有尽有,花色品种,琳琅满目,极具吸引力。店堂深处,设置红木桌椅,供大主顾休息、用茶、洽谈生意。”现在的天福布店,布料也都是从厂家进的,但因为延续了老字号的名头,老南京们依然喜欢光顾。

但面临着拆迁,王女士一下子愣了:“这个地方还能生存下去,换一个门面贵的地方,就肯定不行。天福布店就真的没了,我也就失业了。”

张小泉剪刀店 建康路34号 37公斤的特大剪刀是招牌

六点钟快到了,剪刀店也快打烊了。一名从下关过来的顾客拿着两把铲子比较了半天,挑了一把。小铲子10块钱,说是买回园艺草。“我是看到拆字上墙了,才进来买的。”虽然一直知道这边有家张小泉剪刀店,买铲子的老奶奶说自己很久没进来买过东西,“今天路过办事,看到剪刀,就进来逛逛。”

“拆迁以后,还找到新地方啦?”“还没呢,‘字刚上墙。”这样的对话,这个月来成了剪刀店常见的“问候语”。

快打烊了,店里的顾客并不多,记者跟店员聊了起来。“以前生意跟头天一样,打烊时间是关了门的时候。江浦、浦口都有顾客慕名而来买剪刀。”说起往昔红火场景,一

位店员记忆犹新。“从计划经济转型以后,生意就开始下滑了。这两年,生意也有了一些回流。一些在大市场买刀具的,又重新来我们买了。”南京张小泉剪刀店总店堂内有一把样品大剪刀,很显眼。剪刀1.3米高,重37公斤。说起这把剪刀的历史,在这里工作了39年的老师傅语气中透着自豪:“全国一共两把这样的大剪刀,一把在杭州,一把在南京。”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,有顾客惊叹了一声:“这么大的剪刀呀!”便把相机递给同伴,跑到大剪刀前与它合影。

“南京张小泉的创始人周明正,杭州人,这样的大剪刀当时只做了三把。另外一把在杭州,一把在上海,上海的那把被

东南大学民国建筑专家周琦:

红线内的老字号 拆迁要价值评估

满墙的红色“拆”字,搬家公司的广告贴得密密麻麻,建康路以南这一段,虽然人流依旧,但那些刺眼的“拆”字,多少让人感伤。一些老南京听说要拆了老字号的店面,纷纷赶来寻找当年的感觉,南京的文史专家们也纷纷呼吁:保留下这些百年金字店铺!

规划尚未公示 拆字已经上墙

在采访现场,记者看到,中华路和建康路交叉的南边,红红的拆字已经上墙,搬家公司的广告“占领”了墙面,在南京张小泉剪刀店,记者看到一个拿着“秦淮河拆迁公司”字样的纸张的女子,正在询问店家面积有多大,和她同行的一个男子在店面内拉起皮尺丈量。在教敷巷,动迁组已经进驻有10来天,靠近瞻园的墙上,拉着“破除幻想”之类的拆迁动员标语。

动迁组的总部就设在老天福布店的3楼。记者到现场拆迁办公人员处了解,这里一共设了12个动迁组,拆字是本月上墙的,拆迁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,包括1000多户居民,还有街边的店面,老字号也在拆迁范围内。老字号有没有留下的可能,现场办公人员说:“目前拆迁评估表已经送到了大部分人手

中,已经和个别居民商谈过。整个地块,估价在7000多元/平方米,最终的截奖期是5月4日。”那么,临街的拆字怎么办?会不会考虑另外给他们店面?这位工作人员表示:被划入红线内拆迁范围的用地,都将被拆掉,一栋不留,老字号也在拆迁范围之内,拆迁讲究的是货币补偿,不会考虑给老字号另外找店面。

对于这一带的拆迁,周琦着急了:“我建议保留整体风貌,重点保护一串建筑群,形成连续的街景!哪些建筑该不该拆,首先要做调查,先甄别,对每一栋民国建筑都要先评估,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除,我认为,一些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建筑可以全部保留,一些风格不是明显的,可以拆除,有些建筑甚至可以保留局部,保留立面也行。尤其是沿街二层楼的民国建筑应该保留下来,要分三下五除二拆完了,一条民国商业街也消失了,留下一些民国建筑并不影响开发建设,可以采用镶嵌式的方法来体现啊。”

周琦急了:“我建议保留整体风貌,重点保护一串建筑群,形成连续的街景!哪些建筑该不该拆,首先要做调查,先甄别,对每一栋民国建筑都要先评估,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除,我认为,一些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建筑可以全部保留,一些风格不是明显的,可以拆除,有些建筑甚至可以保留局部,保留立面也行。尤其是沿街二层楼的民国建筑应该保留下来,要分三下五除二拆完了,一条民国商业街也消失了,留下一些民国建筑并不影响开发建设,可以采用镶嵌式的方法来体现啊。”

硕果仅存民国商业大街,请手下留情

东南大学周琦教授是民国建筑的专家,几年前,要建南京优秀民国建筑群时,他曾经亲眼看到江苏

的结果啊,就这么没了太可惜了。”江苏省烹饪协会副秘书长朱宝鼎对于江苏酒家要拆迁的消息,扼腕不已,这个地方不但维系了他和隐厨之间的点滴回忆,也隐藏着他和曾经辉煌一时的京苏大菜之间的微妙情愫。“老字号要拆,应该先问问老南京们愿不愿。”

朱宝鼎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有一方人的嗜好,有独特的饮食习惯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像江苏酒家这样的老字号对于南京人来说,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金字招牌,更是当地人的情感寄托。

如今的南京,依然还有民国商业氛围的街道,也就下关的大马路,太平南路,以及三山街这些了。在清代,三山街这一代都是小街巷,后来马路拓宽,马路两边的商业店铺逐渐多了起来,成了一条很有民国风情的商业街。

这条街上的民国建筑,马路边上的银行、邮局以及江苏酒家都出自民国时期的名建筑设计师之手,形成了建康路上的民国建筑群的节点。周琦着急了:“我建议保留整体风貌,重点保护一串建筑群,形成连续的街景!哪些建筑该不该拆,首先要做调查,先甄别,对每一栋民国建筑都要先评估,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除,我认为,一些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建筑可以全部保留,一些风格不是明显的,可以拆除,有些建筑甚至可以保留局部,保留立面也行。尤其是沿街二层楼的民国建筑应该保留下来,要分三下五除二拆完了,一条民国商业街也消失了,留下一些民国建筑并不影响开发建设,可以采用镶嵌式的方法来体现啊。”

周琦着急了:“我建议保留整体风貌,重点保护一串建筑群,形成连续的街景!哪些建筑该不该拆,首先要做调查,先甄别,对每一栋民国建筑都要先评估,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除,我认为,一些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建筑可以全部保留,一些风格不是明显的,可以拆除,有些建筑甚至可以保留局部,保留立面也行。尤其是沿街二层楼的民国建筑应该保留下来,要分三下五除二拆完了,一条民国商业街也消失了,留下一些民国建筑并不影响开发建设,可以采用镶嵌式的方法来体现啊。”

周琦着急了:“我建议保留整体风貌,重点保护一串建筑群,形成连续的街景!哪些建筑该不该拆,首先要做调查,先甄别,对每一栋民国建筑都要先评估,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除,我认为,一些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建筑可以全部保留,一些风格不是明显的,可以拆除,有些建筑甚至可以保留局部,保留立面也行。尤其是沿街二层楼的民国建筑应该保留下来,要分三下五除二拆完了,一条民国商业街也消失了,留下一些民国建筑并不影响开发建设,可以采用镶嵌式的方法来体现啊。”

老字号要拆 先问老南京

“一个老字号能保存到今天,是多少代人奋斗